

昭而不顧者。知時勢也。知京師四戰之地也。不肯離其巢穴。棲託於此。以謁必真之轍。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。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。務大其土壤。強其兵力。然後東面治之者。知地勢也。知當時辟雄之所不能知。所以能絕足利氏宰天下也。饒使其所居處地勢之便。不知用其利。而避其不利。又不知時勢之可否。則何能致其乎。則果其才然也。曰如武田上杉。而不如武田上杉。而不與羊。使彼相羊。而不暇及我。而我先為彼之所欲為。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也。

○又曰。國之所以治亂與廢。可知已。所以與且治者。由上下之相近。所以廢且亂。出於其相遠。元和漢古今一也。當國之創建也。上意下達。下情上通。歡然无间。而天下治。及其久也。則不然。上之人有貴位。而有其權。以驕其下。而不恤也。甚則蹂踐之。曰吾天子也。吾國自也。彼武人賤吏耳。而武人賤吏。終覆天下。而奪其權。是王家之所以變為源氏。為足利氏也。曰吾將軍也。吾管領也。彼陪臣與臺耳。而陪臣與臺。終覆天下。而奪其權。是利氏之所以變為織田氏。為豐臣氏也。其變者。天運也。而必由人事。而變。當其未變也。上尊下卑。如天地然。尊者日驕逸。卑者日勤勞。驕逸者日

愚而勤勞者日智。之極者是以取天下。而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。人率然也。愚者常在上。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。則天運然也。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為足利氏之管領。而園東之管領為上杉氏。斯波氏先出。畠山氏亦微。而細川氏上杉氏。張於東西。其宗族各分爭相食。際皆庸才。无太相過。是以更教世。莫或勝。而細川之臣三好氏。上杉之臣長尾氏。乃有雄傑者。是以制其主。專其權。於一時。而終筆罩一切。而掃蕩之者。出於斯波氏之臣。經其墜緒。而成其大業者。又出於其臣之臣。蓋天厭天下之亂。顧足利氏之不足挽也。故生此等人。以輔天子。而治天下。不將曰足利

欵

氏之陪臣。與其臺也。不然。陪臣與臺。何以能為。右大臣為園白子。及至於此。嚮之所蟻螳視之者。我仰其鼻息之不暇。蓋竊歎曰。此位唯我家可為。而至彼為之。豈非大變乎。不知其變者。乃不能不變也。天也。魚然。變至此。極而不變者存焉。何哉。曰。最下者。反居最上。而更上一等。終不可盡。是我國之異。汝殷周秦漢唐。宋明者也。嗚呼。是何自而然哉。曰。祖宗不敢布其位。躬臣虜之勞。體氓隸之心。上下相親。如家人父子。如此者。七八百年。魚殷周之積德。未至於是。况於漢以下。其膏沃。彌滿海宇。淪萬民之膏髓。而不知焉。唯天知之。是以魚不得已。而收其寔。而終存其名。

而不變矣。故變者天也。不變者亦天也。譬如千金之家。假貸
邑里。薄息不責者。年歲邈遠。而其家通顏廢。契分不明。
而老倪相告。胥仰其家。以為不可負。元他天為之保證也。故受知
於天厚者。久而不絕。受知於天淺者。未久而斷。彼我比自然。如我
王家深之至者也。而如織田豐臣氏。則淺之至者。策不能不變
之運。以得不能至之位。乃復欲負其以驕天下。所以天忽予
之。而忽奪之。

織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略。定二百年難合之天下。率成十六七。而身就
業殞。誠為可惜。而明智光秀一羈孤客耳。為右府所擢。拔推食之。

歡

耶

推衣之封土豐足。何苦而至。割刃君腹。手賴裏曰。嗚呼。魚元光
秀。右府未必免於禍也。何以言之。或曰。右府遇臣下。无礼屢罵
辱光秀。所以取其怨也。裏曰。不然。夫戰國英雄。其君臣相與
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。彼視足利氏。動採礼式。喜修邊幅也。常
唾笑之。故決壞其藩籬。握手強酒。箕踞嘲詈。以結其親。而得
其死命。諸將皆然。何独施之於光秀。亦何以汝為怨哉。且受
恩如汝之大。見其无礼。亦宜忍而受之也。不忍於屈已。而忍於我
君。所不忍者小。而所忍者大。何耶。蓋所忍大者。所不忍亦有大
者也。非受无礼之類而已也。右府百戰鏖滅四方。故家而以

已功臣代之。然視其難取也。故齋於子之矣。而不可不與。則彼不為我用也。故姑與之。使彼為我用。然後因事除之。以奪前所予。或舉其旧惡。如林通勝佐之間信盛是也。或證其有反心。如荒木村重是也。古府初許村重。以取攝津自封。而聽魏討之。魏之者光秀也。光秀亦知右府聰明。非惑於魏者矣。而敢組織之者。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。誅村重而奪其攝津。不待吾言之畢。則安知不誅吾而奪吾丹波。亦如村重也哉。而吾可忍而待之乎。是光秀之所以忍於君也。豈独光秀為然。諸將皆然。如羽柴秀吉。欲養右府之子。讓之其封邑。其受西征之命。又預言

其不敢受大賞。右府与之播磨。而入觀傾其國。充貢獻。以為不如此。則右府之心不喜。而我之身危矣。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。不甚驚動。立班師。復仇。如曰。吾知必有此事也。如柴田勝家扶右府之孤。以抗秀吉。類不忘右府之恩者。然波初与林通勝。同囚右府者也。右府赦而用之。為北而大將。与之裁前。通勝既被罪矣。勝家必自危。曰。次將及我也。故右府早死。光秀之手。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。或得扶孤之名耳。使又不早死。吾思其君臣始終。未知其何如。吾思其無光秀。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。大凡人之感恩。不在其跡。而在其意。滅欲施之。吾不能施。而人感戴之意。

非城欲施之。魚能施而人不德之。甚則反怨之。况既施而又奪之。其取怨也。甚於未施之前矣。嗚呼。可不思哉。

又曰。駕馭天下之群雄。使其已為我用。而不我叛者。何以致之乎。与土地金帛。不盡乎。授高爵顯位。不惜乎。曰。皆不然也。夫徒恃土地金帛。以与之。市我土地金帛。有已。而群雄之所欲。无極。以有已。而供无極。則我之術。有窮時矣。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。不肯為我用。我欲驅而使之。彼偃然不応我指呼。甚則資我。既与以抗於我。何以制之。至於爵位。奉虛名而已矣。而人欲得之者。以我不濫予之也。濫予之。則輕矣。人將啗而不顧矣。是亦不可恃也。

故徒恃此二者。欲以駕馭天下。一將反。駕馭我。世稱豐臣

大將之能。駕馭群雄。以為恃此二者。嗚呼。使太閤果徒恃

此二者。則元弘建武之改。是已。是利尊氏。是已。元弘建武之

事。姑置之。如尊氏所使。皆其家臣。用以夷其敵。隨与女

土地而已。是易為力也。太閤之定天下。割拠之固存。而托之同

列之人。服而用之。不止其故臣也。其勢之難如此。况是利氏之

將。仲常庸才耳。而猶不可制。方太閤之時。其布列天下者。槩

希世之雄也。而欲用尊氏之既施。誰肯為其用。而不敢叛哉。

所以肯已為其用。而不敢叛者。必有術焉。曰。中其意也。曰。出

其意之外也。中其意，是以感喜之。出其意之外，是以畏服之。天下之群雄，感喜畏服於我，之於天下，何為不成？何欲不致？是太周之所以致舜顛倒一世，而使艾不自知艾何故也。故有及時輒予者，有未當予而予者，有當予而不與者，有既奪而大與者，有分予而用之者，故太周喜用土地金帛爵位，以濟其術，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。

百後陽成

正觀時孫禪後六年

在位九五年壽四十七

善用兵者，可以取天下乎？賴襄曰：不可。天下者大物也，用兵小術也。小術不可以取大物，故能取天下者，未必善用兵也。魚然兵

語

何為而用耶？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？有人於此，暗結陣之法，練行師之術，巧奇正之變，矯詐之計，而无益於拓地斬首幾千，流血幾里，曰：吾勝矣。可謂之善用兵乎？善用兵者，善收用兵之利之謂也。故善收用兵之利，則術亦大矣。故艾用兵，可擊則擊，不可擊則不擊，可進、可走、可也，獲級可也，空手還可也。要歸於收其利而收其利之極，於取天下，是織田豐臣之術，所以過武田上校也。武田上校，巧於用兵，而拙於收利。織田豐臣，拙於用兵，而巧於收利。右府之用兵，尤有巧之可見，而亟用亟輟，訖不償所用。至於太周，艾用兵，无有他術，巧而天下莫能支吾。

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蓋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取天下
 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犹不可僥倖而得况其至大者非其休
 之高於一世為能得之我太祖之用兵如无巧者而其莫天下之
 至巧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
 用者不能不亟用亟輟決於未用者不用則已用則必收其利
 不收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度算成敗之數相其可而後
 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畧關右先治播六批形勝地蓄
 糧養兵我先有艾強然後加彼之弱我苑有艾成然後集彼
 之敗其取因幡奪艾糧也其略備中堰艾水灌之也夫奪艾

糧則餓堰艾水灌之則墊人既明知非有巧請難知之術
 也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
 不可以平之也用二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二十五萬人則不
 可以定也此皆決之於未用者也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
 天下

又曰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者一日而万變非
 臨陣相敵不可決也至於大者決之於舉事之前而万众之心
 乘之而奮以至夏平之後其鋒未嘗鈍退者此機也得此機
 則勝失此機則負是英雄之所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

慢

豐臣太閤西伐島津氏東伐北條氏舉兩大役而天下定以強
加弱以大臨小豈若直往而死不可也而必以文告先之諭以
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之又不肯聽而繼以漫辭然後乃
下令伐之艾諭北條氏也彼有訖要求曰得之則入覲諸將
皆怒曰彼亡狀盍速擊之太閤曰未也如艾所求与之而
彼犹未也於是乎絕之暴揚艾罪於天下、皆曰彼誠
有罪伐之不得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彼之國人皆
无拒我之意无拒我之意者不直艾主之所為也嗚呼是勝
負之大機也今有兩人聞於艾一倨慢无礼罵詈雜如

後

艾一鼻辭屈躬欲謝而止之乃益咆哮不肯聽至扼劍疾視
然冲不得已而聞不得已而聞者必勝殺十万人之聞與兩
人之聞艾勝負之機奚異哉諸將不知而太閤知之豈子艾
全勝也而何独於擊朝鮮而不察於此乎朝鮮与我隔絕
大海本不相干涉彼未嘗啓釁於我而我无故擊之是以
我將士无怒彼之心而不直太閤之所為曰何故擊之何故使我裹
瘡痍離妻孥遠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識之地乎是艾
所以一勝而艾鋒遂鈍退不振也彼以怠惰委靡之師被我
百戰之精兵非如北條島津之勍也而所以能不如北條島津

者艾國人皆怒我而拒我、何以勝之哉、不特无以勝之也、又失我既定之天下、兵之勝負、其機在於此、得天下與失天下、其機亦在於此。

織田氏為政、魚偷一錢者亦斬、所以致道不拾遺之盛也。時受室町弛廢之餘、非此莫以濟之。然我先王制為刑律、又設明法之士、論罪之輕重、期於不愆。錙銖以人命至重、人主魚操生殺之權、不妄用之也。今不問罪之重輕、偷一錢者、與故殺人命、奪人財者、同科。是何法哉。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、而莫之禁者也。人庶艾下者、豈不可危懼。唯知見殺必於有罪者、而眾之輕者、又得不至死。

是臣民所賴以安也。今艾所賴絕矣。是不能一日相安也。且哉艾遭弑逆之禍也。然未足言也。至於豐臣氏也。則有一舉而喪先王之沢。絕天地之性。奪生民之命者。天智之制田授民也。以三百六十步為一段。以二段為口分之田。女減三分之二。田一段得米五斗。租二束。二把。一束得米五升。每段米二百五十斗。而輸二束。二把。則取米一斗一升。蓋輕於二十取一也。是謂三稅。千載而無大差者。流沢之所以無窮也。至天下用武力。耕不給於餉。蓋租歲重。月加矣。然源氏北條氏之間。未有所大加者。蓋始於足利氏。而極於豐臣氏。極奢侈。已無比於前代。及末

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稅而不讓可加也於
是一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步為一段、加六十步一町加六百
步積而上之十町加六十万步万町加六百万步又就一步各縮
二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搜索无故之財利民教依旧稅額百
倍開闢以未之遺民剝未剝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豐臣氏
得已不已之欲豐臣氏以此取絕嗣赤族之禍其事已逝矣而
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為梗上下相習恬不為怪織田氏
之法益累行一時而已豐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憂
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高君破井田用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稅之
重又不可遽減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之稅可
矣六尺而出八尺之稅減二尺之稅可矣所減少而所決多於
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為子孫祈
長久之福推憚而不為耶